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四

起昭陽作噩十二月盡強圉
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下

乾化三年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

使朱瑾帥諸將拒之

拒王景仁也
帥讀曰率

遇于趙步

趙步
瀕淮

津濟之處南直
壽春紫金山

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

仁戰不勝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

隘高介
翻險狹

之處
為隘

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

槍大呼

援于元翻
呼火故翻

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

誘音躍
酉

馬還關衆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

勇吾幾困矣

幾居
依翻

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

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

人不敢逼

殿丁練翻王景仁本吳之名
將吳人素畏之故不敢逼

梁之渡淮

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

立表以
記淺

霍丘守將朱景浮表

於木徙置深淵

朱景霍丘土豪也吳用以為將守霍丘浮表於木者徙梁所立之表其下接之

以木立諸深淵以誤之

及梁兵敗還

還徙宣翻

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吳人聚梁尸為京觀於霍丘

觀古玩翻

庚午晉王以周德

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

是先

周德威以破夾寨之功帥振武今以平燕之功徙帥盧龍以李嗣本代帥振武歐史義兒傳嗣本本鴈門張氏

于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

劉守奇藉兵於梁以取滄州事見上卷上

年涉寒足腫

史始曰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聚也

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

燕樂縣後魏置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屬檀州宋白曰燕樂密雲二縣皆漢鹿奚縣地樂音洛

晝匿阮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

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

詰去吉翻

并其三子擒之癸

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

語牛倨翻

主人何

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

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嘗書之於

布而使曳之也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

晉王欲自雲代歸

幽自

州取山後路歷雲代等州至晉陽

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

井陘

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中山真定各展迎賀之禮趣七喻翻

王從之庚辰晉王

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

荷下可翻又音何校父教

翻易曰荷校滅耳注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守光父母唾其面

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

俛音免

甲申

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

北嶽廟在

恒山之大茂山恒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是日至行唐

行唐漢南行唐縣後魏曰行唐唐屬鎮州

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趙王鎔迎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

顧識劉太師面

上時掌翻劉守光既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稱之

晉

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

衣服鞍馬酒饌贈之

俱雖應翻又雖晚翻

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

唐之西鎔送境上而別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

崇勲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更工衛翻

壬子晉王以

練紆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

紆充夜翻繫縛之也戰勝得國而歸故奏

凱歌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

恨

呼火故翻

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

事見上卷上年

王召小喜

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

瞋昌真翻

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

邪

行下孟翻

王怒其無禮先斬之

怒其無禮於舊君也

守光曰守光善

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

讓之曰

讓責也

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即伸頸就戮守

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

史言劉守光畏死婦人之不若號戶高翻

王命節度

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

然後斬之

以劉仁恭叛其父也晉王葬其先王於代州鴈門縣後名為建極陵刺七亦翻

或說

趙王鎔曰

說式尚翻

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

梁為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

者

唐太宗自尚書令即帝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授藩帥

今晉王為盟

主勲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

讓遜也

鎔曰善乃與王

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

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唐太宗置行臺事見高祖紀

高季昌以

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興兵取之

涪音浮

先以水軍

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

蜀置鎮江

軍節度領夔忠萬三州

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

給之成先帥之逆戰

帥讀日率

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

副使張武舉鐵鉅拒之

唐昭宗天祐元年張武以鐵鉅鏢峽戶登翻

船不得

進會風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衆

乘順風以縱火船風反故自焚

季昌

乘戰艦

艦戶點翻

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

中竹仲翻折而設翻

季

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

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帝以岐

人數為寇

數所角翻

二月徙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為永平節

度使鎮長安

感化軍陝州梁初徙佑國軍於長安尋改為永平軍

懷英即懷貞也

避帝名改焉 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

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

校校戶教翻罷為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 吳袁州刺史

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劉威與楊行密同起於合肥有戰功歷方

鎮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

帥諸將討之此都指揮使盡統諸將非一都之指揮使帥曰率

楚岳州刺史

許德勳將水軍巡邊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夜半為夜分

南風暴

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王環乃一州之都指揮使趣七喻翻下同以

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

還從宣
翻又如

字

德勲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

自黃州還岳州舟過鄂
州城外故許德勲畏之

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

奄忽也

彼自救不

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

以示
不恐

鄂人不敢逼五

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

洙為留後癸丑詔以洙為節度使

吳柴再用等與劉

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奔袁州遁去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

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

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

楊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

晉軍至張公橋

晉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按薛史唐末葛從周敗晉軍于沙河追至張公橋沙河縣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

皆引歸

諸鎮兵謂燕趙潞之兵

八月晉王還晉陽

蜀武泰節度

使王宗訓鎮黔州

黔其今翻又其炎翻

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

見蜀主多所邀求言辭狂悖

悖蒲昧翻又蒲沒翻

蜀主怒命衛士

毆殺之

毆烏口翻

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節度使同

平章事

峭七笑翻

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

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
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
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帝以福王

友璋為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懼不
受代叛附於吳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
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軍于宿州

九域志徐州南至宿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
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埇橋之要所以絕淮南之援也

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

吳兵引歸 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

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

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政等

敗補邁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嵯才何翻

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戾嶺十三

寨

黎州南界有潘倉武戾等十一城路振九域志王宗播出邛崃關至潘倉大破蠻衆追奔至山口城則是

潘倉在邛崃之南山口城又在潘倉之南也

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

按九域志黎州

三面阻大渡河南面至大渡河一百里東南面至大渡河一百二十里西南面至大渡河三百里

俘斬

數萬級蠻爭走度水橋絕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

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

蠻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之出境

而已此蜀主之志也

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

宗鐸攻岐階州

九城志興州西南至階州五百一十里

及固鎮

固鎮在青泥嶺東北

薛史地理志鳳州固鎮之地周顯德六年升為雄勝軍

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

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

千級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

難乃旦翻

為其子彥魯所毒

而死彥魯自為留後

貞明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貞明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

蠻俘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元鑒楊師泰雖內屬

於唐受爵賞號調金堡三王

史始曰調大也多也今按調音丁么翻蠻語多也大

也唐書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苻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巒而居號調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其居疊石為調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悉能華言故比諸羌尤桀黠而潛通南詔

為之詞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

詞古迴翻又翻正翻

詰去吉翻窮問也

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

數所具翻

斬於成都市

毀銅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

復扶又翻

二月牛存節等

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

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月拔徐州殷

自燔死五代通錄薛史紀及王殷傳皆云貞明元年者今從之

三月丁卯以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為太子太保致仕天

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

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

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

魏博自田承嗣置牙兵至羅紹威而除楊師厚復置

之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

畏其偏而

幸其租庸使趙巖

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其班在崇政使之下

宣徽使之上

判官邵贊

判官租庸判官

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

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

去羌呂翻

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

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

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

言彈疽者必不畏病疽者之疼盡彈去其膿血

然後新肉生而病已否則將復結聚也醫工彈疽用砭石

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

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

考異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等

為友貞畫策分魏博六州為兩鎮薛史無敬翔名今從之

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

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

隸焉

相息亮翻
澶時連翻

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

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

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

白馬津
在滑州

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

相承數百年

曰數百年者言其來也久
非必實經歷數百年也

族姻磐結不願

分徙德倫屢趣之

趣讀
曰促

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

劉鄩屯南樂

南樂本唐魏州昌樂縣後唐避獻祖諱改
曰南樂史因而書之九域志南樂縣在魏

州南四里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

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

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

按舊唐書

魏州城外有河門舊隄樂彥禎築羅城約河門舊隄周八十里

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

死是夕軍亂

考異曰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屯南樂遣龍驤都將王彥章以五百騎入魏州

是夜三鼓魏軍亂是月辛酉朔薛史紀云巳丑魏博軍作亂蓋莊宗列傳九字誤為七字耳

縱火大

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

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

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

校戶教翻
剽匹妙翻

夏四月帝遣供

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

州如舊制

請罷昭德軍復以相澶
衛三州隸天雄如舊制

異還言張彥易與

還從

宣翻又如字
易以豉翻

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

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詔

朝廷

左傳公戰其手杜預注曰抵徒屈肘如戟形陸德
明曰抵音紙鄭玄曰人挾弓矢戟其肘孔穎達正

義曰謂射者左手弣弓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

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
諭之以牛為人穿鼻旋轉前却
一聽命於人以鼻為所制也

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

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

款誠也

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

晉 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

考異曰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今

從薛史

自稱靖難留後

難乃旦翻

舉邠寧二州來附

叛岐附梁

詔以

保衡為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靜難節度

使 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

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為徐知訓以驕橫不終張本

晉王得賀

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

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

臨清在魏州北洹水在魏州西

賀德倫復遣

使告急於晉

復扶又翻

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

魏收志樂平郡

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為遼山縣唐帶遼州

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

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顏犒軍

顏它典翻犒告到翻

密

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玄狡之狀勸晉王

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

已諭其意而不形於言慮有窺聽而洩軍機也

顏貝

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

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

張彥選銀槍効節

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

牛語

倨翻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

帥所類翻

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

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

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

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

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

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

擐音宦從才用翻翼者翼馬左右而從行

仍以為

帳前銀槍都

晉王遂以銀槍効節軍取禍而亦以銀槍効節軍取禍

衆心由是大

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

趣七喻翻晉

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塘屯魏縣以拒之

九域志魏縣在

魏州西三十里

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郭夾河為營

河漳河也漳河

過魏縣亦謂之魏河

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

將兵屯楊劉

考異曰牛存節傳楊劉作陽留或陽劉今從唐裴度傳及薛史諸人傳

為郭

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岐王遣

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

先是李保衡叛

岐附梁梁以霍彥威代鎮邠州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

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

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上時掌翻印天雄軍

府印節天雄旌節

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

貴道

比毗至翻

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

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

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

謂劉郡之兵逼魏州也

軍城新有大變

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

左傳秦伯納三千人以衛晉文公實紀綱之僕

為張

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

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

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

大同軍北臨極遣賀德倫新附

張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兵故留之為承業後殺德倫張本

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

猶驕橫

魏城魏州城橫戶孟翻

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

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

使

沁午鵠翻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為軍城使存進傳

巡按使今從之

有訛言搖眾及強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

首磔尸於市

景聖堯翻磔步格翻

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

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也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府

事皆委判官司空頤決之頤恃才挾勢睚眦必報

睚眦必報戒翻

頤它鼎翻此士戒翻

納賄驕侈頤有從子在河南

從才用翻此河南謂大河之南

也

顏密使人召之都虞侯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王責

顏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

不可先相示邪揖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

兩敵對壘而越境通

私書誅之宜也族之過也

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魏州

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為支度務

使

唐節鎮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末世藩鎮署官有為支計官者有為支度務使者治直之翻

謙能曲

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

為孔謙以招克亂唐張本

魏州新亂之後府

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

三鎮并魏鎮也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

贍翻

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

史卒言之

張彥之以

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

乾化三年楊師

厚劉守奇北畧滄德遂附于梁

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

晉王

數所角翻斷都管翻說式尚翻

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

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

多未易猝攻

易以鼓翻

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

則滄貝不得往来

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

二

壘既孤然後可取

二壘謂滄與貝也

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

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

將馮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

九域志魏州南至澶

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域志之澶州乃漢乾祐元年所徙之澶州也宋白曰澶州本漢頓丘縣地在魏州南當兩

河之驛路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觀城頓丘兩縣置澶州取古澶淵為名貞觀元年州廢大歷七年田承嗣又奏置漢乾祐元年移就德勝寨舊基頓丘縣隨州移於郭下此時澶州猶治頓丘舊州城今德清軍之頓丘鎮

即其地

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

遣間使誘彥章

間古莧翻誘音酉

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

晉王以魏州將李巖為澶州刺史

考異曰莊宗實錄作李巖今從薛史

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

勞力

到翻帥讀曰率下同上時掌翻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

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

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

重直龍翻呼火故翻披普彼翻

操七到翻

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

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

虜嗤

用漢光武之言幾居依翻嗤丑之翻

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

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
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
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

騎奇奇
翻覘丑

廉翻又丑
翻堞遠協翻

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

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

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

劉鄩取兗州克潼關皆以掩襲得之故云然然以
智遇智則必有窮者若鄩之襲晉陽則智窮矣

短於

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

相魏之西皆連山

亟發騎兵追之會陰

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

堇泥黏土

也深式禁翻援于元翻

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

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鄆至樂平糗糧且盡

樂平拒晉陽二百五十里耳糗去久翻

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

鄆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

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

親耳眾泣而止

幾居希翻不讀曰否

周德威聞鄆西上

上時掌翻

自幽

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鄆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

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

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鄆軍往

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鄆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

絕晉糧道

自宗城東行邪趣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清本漢清泉縣地後魏大和二十一年於此置

臨清縣

德威急追鄆再宿至南宮

南宮縣在冀州西南六十二里東南趣臨清亦

數十

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斷音短腕烏貫翻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

考異曰薛史德威聞劉鄆東還急趨南宮知鄆軍

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數十人皆剗刃其背繫而遣之既至謂鄆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鄆軍大

駭按判刃於背其人豈能復活而言今從莊宗實錄及
薛史莊宗紀又郭見在宗城而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
清字
誤耳
郭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郭營而過入臨清郭引軍

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郭軍堂邑

趨七喻翻九
域志博州在

魏州東一百八十里堂邑在博州西四十里宋白曰堂
邑屬博州本漢清縣發干二縣地隋置堂邑因縣西北
有漢堂邑故
城以名縣
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郭軍于莘縣

九域志
莘縣在

魏州東九十里劉郭見晉軍在博州移軍而西漸逼魏
州宋白曰莘本春秋之衛邑漢為陽平縣後周改陽平
為清邑縣大業改清邑
為莘縣因古地名也
晉軍踵之郭治莘城塹而守之

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

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餘里
度河而東南即郭濮之境

故築甬道屬河以通饋餉甬道夾築垣牆以防晉人之衝突抄截治直之翻

晉王營於莘西

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

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為散員都部

署

都部署之名始見於通鑑後遂為行軍總帥之稱薛史曰時有散指揮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部署

賜

姓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劔中其面未解

中竹仲翻

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

官祿啗之

復扶又翻啗徒監翻

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

耳

為于偽翻

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

考異曰周太祖實錄晉王審令人

啗之利祿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予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安忍背之按明宗實錄此年猶為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為副總管此言總管蓋周太祖實錄之誤代州脫行

周兄弟於死

事見上卷乾化三年

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絳州刺

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

絳州西北

至隰州五百一十四里隰州西南至慈州一百六十里

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

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

按歐史職方考梁無昭義軍參考賀瓌傳蓋為宣義留後

也昭當作宣先是晉襲取澶州以李巖守之

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

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誘音酉

晉王

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

出剽掠

剽匪妙翻

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

八縣丁夫塹而圍之

貝州管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

劉鄩

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鄩

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

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

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

比毗至翻近也擣其腹心謂欲襲取

也晉陽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

十日謂之旬時

無何天未

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

楊五奄至馳突如神

斷音短周德威小字楊五

臣今退保莘縣享士

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勦敵未

易輕也

勦渠京翻易以鼓翻

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

問鄆決勝之策

復扶又翻下同

鄆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

糧賊可破矣

劉鄆欲以持久制晉

帝怒責鄆曰將軍蓄米欲破賊

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鄆集諸將問曰主上深

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

制變不可預度

少詩照翻度徒洛翻

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

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鄆默然不悅退謂所

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

劉鄆量敵慮勝未為失計

特掣其肘使不得遂其本謀耳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

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鄆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

可勝盡乎

勝音升

衆失色後數日鄆將萬餘人薄鎮定營

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鄆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

計劉鄩欲掩鎮定之不備而為晉人所敗鄩之計又窮矣

劉巖逆婦于楚楚王

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

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

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

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

秦鳳二州時皆屬岐

庚戌吳以鎮海

節度使徐溫為管内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

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

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

史言徐溫外據重鎮內制吳國之權

留徐知

訓居廣陵秉政

此速徐知訓之死也

初帝為均王娶河陽節度

使張歸霸女為妃即位欲立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辭

古人相傳以為郊見上帝然後代天子民

九月壬午妃疾甚冊為德妃是夕

卒康王友敬目重瞳子

重直龍翻瞳音童

自謂當為天子遂謀

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將出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

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

索山客翻

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誅之帝由是疎忌宗室專任

趙巖及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

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

監古
銜翻

巖等依勢弄權

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

間古
莧翻

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

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

紊音

問

以至於亡

史言梁有自亡之
由非晉能亡之也

劉鄩遣卒詐降於晉

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十

一月己未夜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

悉為煨燼

貯丁呂翻
煨烏回翻

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等

帥衛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

恐有乘救火為變者
史言蜀主之猜防

庚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

以安衆心

命有司

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

火未熄未敢弛備復扶又

翻

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壬戌蜀大赦

乙丑改元

此書

梁改元貞明也月壬辰朔改元大赦

考異曰吳越備史云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今從薛史末帝紀

己巳蜀王

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

九域志鳳州河池縣有固鎮

與秦州將

郭守謙戰於泥陽川

九域志成州栗亭縣有泥陽鎮

蜀兵敗退保鹿臺

山

今成州東十里

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

敗補

遠翻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

趣七喻翻

興州刺史王宗

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

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漆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

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綰入秦州

九域志秦州東南至鳳州三百二十里西

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成州西南至階州二百五十里宗綰當作宗綰

表排陳使王宗儔

為留後

陳讀曰陣

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

是年五月

劉知俊攻邠州

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

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

蜀軍

帥讀曰率為劉知俊為蜀所殺張本國紀年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按上有甲戌下有

考異曰十

癸未必庚辰也

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

未克之

蜀遂有秦鳳成三州之地宋白曰河池縣漢屬武都華陽國志河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在成都

州界今河池縣屬鳳州去縣稍遠今縣所處謂之河池水故以名縣兩當漢故道縣水經云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又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為名或曰縣西界有兩山相當故名九域志河池在鳳州西一百五十五里兩當在鳳州西八十五里

岐義勝

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

二州來降

岐置義勝軍以授溫韜見二百六十八卷太祖乾化元年

彥韜即溫韜也

乙未詔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

復彥韜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丁未蜀大赦改明

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

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

使兼中書令劉巖

時以邕州為建武軍

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

獨為南平王

南平王即王也

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

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

梯航

謂梯山航海

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絕

使疏吏翻

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

廣國名德靖謚也
全昱帝之伯父

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

下行

孟翻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

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

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

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

謂先無過從之雅

不敢妄

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判官蜀主以

李繼崇為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二月辛丑

夜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

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弃衆自去衆將

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鼙息聞於外

鼙下旦翻鼻息也聞音問

府中稍安壬寅謙等陳於天興門外

楊行密以

揚州牙城南門為天興門

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

至自徐溫所

視之

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

呼火故翻

亂兵皆潰

史言吳兵

畏服朱瑾

擒謙球斬之

帝屢趣劉鄩戰

趣請曰促

鄩閉壁不出

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

守莘西之營也

自勞軍於貝州

勞力到翻勞圍張源德之軍也

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

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

屬之
欲翻

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

勉之鄆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

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

潰亂而走詰旦鄆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

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鄆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

稍却晉王躡之

躡尼
報翻

至故元城西

隋元城縣治古殷城
唐貞觀十七年併入

貴鄉聖歷二年又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
元十三年移元城治魏州郭下故有故元城古殷城在

朝城東北
十二里

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

陳於東南鄆為圓陳於其中間

陳讀曰陣

四面受敵合戰良

久梁兵大敗鄆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

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為之折

環音官為于偽翻折而設翻

追至河

上殺溺殆盡鄆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

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

去年五月王檀代牛存節屯河上

帝

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

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

幾居依翻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

金全退居太原

安金全從晉王克用起於代北故云故將

往見承業曰晉陽

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

晉言

陽若陷則國破家亡

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

偽為于翻

承業即與之

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

帥讀曰帥將即亮翻

夜出

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

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

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

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其速

也梁兵扼汾河橋

汾橋在晉陽城東南汾水上

君立擊破之徑至城

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

呼火故翻李嗣昭鎮遂昭義官侍中故稱之

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

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

詰去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晉王性矜

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

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晉王矜伐而有功梁兵之

者不賞此其所以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也

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

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

張承業之權畧烏可以官者待之哉帝聞

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

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

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

唐天祐三年以磁慈聲相近改磁州為惠州是時政

在朱氏晉既取之因復舊州名靳居焮

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

已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

劉鄩既喪師懼罪不敢入朝梁亦懼其反側就以滑

帥命之為明年鄩入朝左遷張本

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

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

南大恐鄩復不應召

復扶又翻

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

宋門大梁

城東面南來第二門梁改名觀化門而時人不改其舊呼曰宋門晉天福三年改仁和門其夕復自

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

剽匹妙翻

攻建國門

建國門大梁宮城正南門太祖

所起也宋白曰大梁皇城南為建國門

帝登樓拒戰

樓謂建國門樓也

龍驤四軍

都指揮使杜晏球

按歐史晏球本洛陽王氏子少過龍為子冒姓杜氏後歸唐賜姓名曰王晏球

李紹虔尋復本姓名曰王晏球

以五百騎屯毬場賊

以油沃幕長木揭之

揭其列翻舉也

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

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

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

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

城遲明臣必破之

帥讀曰率遲直利翻待也

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

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唐末以太祖生於碭山改單州為輝州是時復以輝州為

單州單音善

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

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貢

吳越界西南盡衢州按九域志自衢州界西南至建

州四百四十五里自建州西至汀州九百三十里自汀州西至虔州五百五十里自虔州西至郴州六百六十

里自郴州東北至潭州四百九十八里自潭州東北至岳州三百八十五里自岳州西北至荆南四百三十里

光業日休之子也

皮日休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柳丑林翻

六月

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

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秋七月甲寅朔

晉王至魏州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

以其取道回遠數千里至

大梁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

於市易

市易者以所有易所無相與為市也朝直遙翻

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

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蓬萊本漢黃縣唐神龍三年更

名帶登州夢徵棣州人也

甲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入

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八月丁酉

以太子少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 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

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

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

使王宗儔

蜀天雄節度使鎮秦州

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

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

出鳳州之兵指寶雞以攻鳳翔

出秦州之兵指隴州

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弃相

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

去年梁分相州為昭德軍相息亮翻

以李

嗣源為刺史

上考異曰劉恕廣本云筠奔東都授左衛將軍莊宗實錄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

昭德軍額仍舊隸魏州徙洺州刺史袁建豐為相州刺史按上四月筠已遣人納款于晉此復云走者蓋始者

文降今為晉兵所迫故走耳筠既降晉今還猶得將軍者蓋潛通款于晉梁朝不知耳明宗實錄云八月張筠

走移帝為相州刺史九月為安國節度使而莊宗實錄云袁建豐為相州刺史按明宗實錄建豐傳云戰胡柳

陂建豐猶為相州乃是天祐十五年十二月蓋明宗初為相州移邢州後方除建豐莊宗錄誤書在張筠走下

耳

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

城下諭之寶舉城降

告之以相州已拔則彼知邢州之勢孤立之以張溫已降則彼知援

兵之望絕閭實於是不
能守矣帥讀曰率下同

晉王以實為東南面招討使領

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天平時屬梁晉
年閭實遣領

以李存審為安

國節度使鎮邢州

邢州梁保義軍既入于晉自此遂改
為安國軍

考異曰王溥五代會要

薛史地理志樂史寰宇記皆云梁建保義軍唐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而莊宗明宗實錄列傳薛史存審傳皆云此年授安國節度使恐是統屬晉即改軍額會要等書誤云同光元年

契丹王阿保機

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

武節度使李嗣本

契丹攻蔚州自麟勝出詭道以掩晉不備也按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

朔蔚州恐當作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

于都護府城內隸朔方節度使乾

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振北大都護麟勝二州後唐振武節度使亦帶安北都護麟勝等州觀察等使石晉

以後皆帶朔州刺史據此遣使以木書求貨於大同防乃治蔚州不知遷徙年月

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

之雲州即大同軍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仁孝故雖經營河

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數所角反省悉景反曹夫人寔生晉

王晉王事生母者重事嫡母者輕異日太后太妃尊號倒置皆根於心而發於事者晉人以兵

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弃城奔東都河朔盡歸于晉滄州孤絕

戴思遠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不能守

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從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

鎮滄州

滄德自此屬晉復改順化為橫海從唐舊也

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

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

晉王封內凡節鎮皆有中門使其任即天朝樞密使也

委以心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番人也

偽為于翻

為安重誨為嗣源佐命張本薛史曰安重誨其先本北部酋豪父福遷於河東將救兗鄆而沒

晉王

自將兵救雲州行至代州契丹聞之引去王亦還以李

存璋為大同節度使

晉人圍貝州踰年

去年八月張

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眾眾以窮而

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

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

噉徒濫翻

操音

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出降既釋甲圍

而殺之盡殪

殪壺計翻德固守貝州

考異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既聞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

志詢謀於衆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

取人為糧固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既食竭呼我大

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我將衿甲持兵而見已

即解之如何報曰無便於此者賊衆三千衿甲出降我

將甘言喻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歐陽

史死事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

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貝人勸源德

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

即降於晉豈得猶拒守與晉邊約而後出哉明是衆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余謂若如通鑑之去取則

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於死事傳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

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為梁守

黎陽臨河梁兵聲援猶接又劉鄩守之所以能自固

為于偽翻

晉王如魏州

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

載忍

當作戴

吳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

不俟命引兵趣光州

趣七喻翻

言弃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

崇慎縣人也

庚申蜀新宮成在舊宮之北

天平節

度使兼中書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羣盜置帳下為

親兵已卯盜乘檀無備突入府殺檀節度副使裴彥帥

府兵討誅之軍府由是獲安

帥讀曰辛

冬十月甲申蜀王

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

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

故關大震故關

庚寅保勝節度使兼

侍中李繼友畏岐王猜忌

岐置保勝軍於隴州

帥其衆二萬

帥讀曰辛

弃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友為西北面行

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

大雪蜀主召軍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復李繼友姓名曰桑弘志

弘志黎陽人也 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珏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珏縻之姪孫也

鄭縻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乾寧元年 考異曰薛史

梁末帝紀無珏初拜相年月此年十月丁酉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平章事至貞明四年四月

己酉又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疑貞明二年拜相四年轉刑部尚書也本傳云累遷禮部侍郎

郎貞明中拜平章事唐餘錄均帝紀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郎鄭珏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今從之又高若

拙後史補云珏應一十九舉方捷姓名為第十九人第行亦同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今按珏光化三年及

第自光化三年至此年 已亥蜀大赦 晉王遣使如

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

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

起七
前翻

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

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 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

使通好

好呼
到翻

晉王亦遣使報之 是歲慶州叛附于岐

慶州本岐地也蓋因去年李保衡以邠寧附梁遂為梁有

岐將李繼陟據之詔以左

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將兵討之

破岐兵下寧行二州

行州岐李茂貞置在寧慶之間宋廢行州為定平鎮屬邠州 考異

曰薛史賀瓌傳貞明二年慶州叛為李繼陟所據帝命左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

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行二州此非
小事而末帝紀李茂貞傳皆無惟環傳有之今以為確

河東監軍張承業既貴用事其姪瓘等五人自同州

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

為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

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

為賊劉開道必指劉知俊也知俊為梁開道指揮使又嘗鎮同州車尺遮翻慣為不法今

若不悛慣古忠翻悛丑緣翻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

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珣逆婦於閩自是閩與

吳越通好

珣虛亮翻
好呼到翻

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初燕

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

州

事見
上卷

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強大契

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

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

考異曰紀年通譜云
舊史不記保機建元事

今契丹中有歷日通紀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
幽州得其歷因閱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始著神策之
元其後復有天贊按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
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不然虜人恥保機無號追為
之耳保機虜中又號天皇王虜庭雜記太祖一舉併云
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勃

海虜其王大誣謨立長子為勃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
號天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
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
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
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又曰
阿保基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姓世里沒
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族惟
與后族同昏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
通昏歐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
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
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酒會鹽池
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
代阿保機稱皇帝帝前史不見年月莊宗列傳契丹傳在
莊宗即位李存審守范陽後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
云阿保機設策併諸族遂稱帝在乾寧中劉仁恭鎮幽
州前薛史在莊宗天祐末按紀元通譜阿保機神策元

年歲在丙子乃莊宗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
天祐末及莊宗即位後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太祖賜
阿保機記事猶呼之為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國家降使
冊立必未稱帝安得在劉仁恭鎮幽州前唐餘錄全取
漢高祖實錄契丹事作傳最為差錯不知述律后勇決
其稱帝實在何年今因其改年號置於此

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

度磧擊党項

党項在磧西磧七
述律党底朗翻

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

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

黃頭室韋強部也臭泊
室韋以前居地名其部述

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

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

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

機以叔母事述律后

以晉王克用與阿保機結為兄弟也

劉守光末年衰

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延徽傳云天祐中連帥

劉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結北戎遣延徽持命入虜劉恕以為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唐光化三年汴將張存敬叛瀛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為存敬所敗恕是此時仁恭方為幽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強盛之時常陵暴契丹豈肯遣使與之相結乾化元年守光攻易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結契丹蓋在此時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然事無顯據故但云衰困附於此

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畧頗知屬文

屬文之

述律后

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

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

里以處漢人

處昌呂翻

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

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

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

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

自晉陽歸幽州自西徂東也省悉景翻

過真定止

於鄉人王德明家

王德明為趙王鎔養子即燕人張文禮也

德明問所之延

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

往得無取死乎

言既叛契丹歸中國今復往詣契丹恐為所殺也復扶又翻下同

延徽

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

喪息浪翻

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

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

天而下拊其背曰曷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

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

遷至中書令

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相公

晉王

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

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

因以老母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

賈誼過秦論胡

人不敢南牧而牧馬

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

也

按莊宗之世契丹圍周德威救張文禮曷嘗不欲深入為寇哉晉之兵力方強能折其鋒耳豈延徽之力

邪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軍

引還

去年十一月吳國潁州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

數日不克而去

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

州晉置威塞軍於新州後遂為節鎮新州領永興一縣薛居正曰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昇新州為威塞軍

節度使以媯儒武三州隸之驕情不治治直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

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

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

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為裨將壽州

屬吳盧文進逵領刺史耳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復扶又翻下同甲

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

確鬪確堅也凡戰者隨兵勢而為進退離合至於確鬪則兩敵相當用實力而鬪惟堅耐而用長技乃勝

耳校戶教翻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士儕

皆翻為于偽翻千里行役戰於異鄉是為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柰

何衆曰殺使長防禦使為一州之長故曰擁盧將軍還使長使疏吏翻長知兩翻

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趣七喻翻傳株

德翻詰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詰去吉翻文進不能制撫膺哭

其尸曰奴輩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為衆所

擁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鴈門以北都知

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敗補邁翻周德威亦遣兵追討

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中讀曰率

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

侍婢及幕僚數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

有渝關渝關入營州界

及平州石城縣界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榆

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

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

口比當作北

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

歐史曰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

唐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硤石西硤石涿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

城以扼之宋白曰渝關闕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闕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

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闕西亂山至田租進牛柵凡六口柵戌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

皆供軍食不入於餉

計 幽音

幽州歲致繒纈以供戰士衣

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

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

幽州盧龍節度治幽縣繒慈校翻續告誘翻監烏懈翻

契

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

勲勲級也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

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

間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

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

本朝復燕之後若得諸國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樂營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樂二州隸之既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關內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據之故阿離不後由平州入寇乃當時議燕雲不明地理之故又金虜行程云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州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其城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為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複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豈天設此以

限華夷乎

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主遣使

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

水沃之火愈熾

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遺于李勣

契丹主

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

哂失思翻

豈有

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

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

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

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

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婦人智識若此文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因

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為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內虛其國又不能為根本之計

而終有木葉山之凶乎

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

金全不能守弃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

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

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

帥讀曰率
敗補邁翻

奔歸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

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糧

車毳幕彌漫山澤

毳充芮翻獸毛
縵細者為毳

盧文進教之攻城為

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

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

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

間古
覓翻

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

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

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

事見

二百九十二
卷貞觀四年

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

褒而期之以
作三臣之氣

復扶
又翻

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

重直
用翻

勢不能久俟其野無

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

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

治直之翻

同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涑水

涑水縣屬易州涑音

來宋白曰李嗣源時屯涑水扼祁溝諸關以伺賊勢

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吳

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

昇州

吳以昇常宣歙池為徐溫巡屬行下孟翻

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

勸溫徙鎮海軍治所於昇州

鎮海軍本治潤州

溫從之徙知誥

為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

樂音洛

宋

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

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三郎謂溫長子知

訓也

為知訓死知誥得權張本知訓第三

溫以陳彥謙為鎮海節度判官

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稱治者時人稱之耳治直吏翻

彥謙常州人也

為陳彥謙垂死請於徐溫立己子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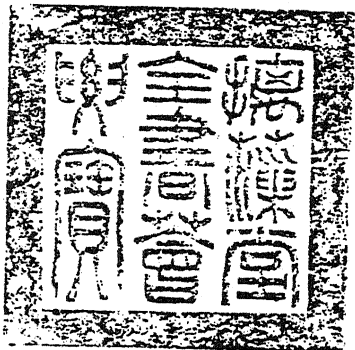
高季昌與孔勅

修好復通貢獻

高季昌為孔勅所敗事見上卷太祖乾化二年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傳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梁紀五

起疆圉赤奮若七月盡屠
維罕閏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
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已未以兼
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

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

以伐岐也

晉王以李嗣源閭

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

益之蜀飛龍使唐文展居中用事

展隱豈翻

張格附

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

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

親族于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

文展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

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

文晏為榮經尉

榮經漢嚴道縣地唐武德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

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

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同曾祖之弟為再從弟從才用翻

青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于番禺

漢書音義番禺番禺音愚

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

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

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

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

為興王府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

是年三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

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

閻寶

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書寶者嗣源與寶先進屯沫水而存審繼之也匈奴須知沫水西至易州四十里易州

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

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

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

蹂人九翻又徐又翻陳讀曰陣嗣

源曰虜無輜重

重直用翻

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

虜抄吾糧

抄楚交翻

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

州

趣七喻翻

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

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

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

鄉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漢上谷郡地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此又

驛路也

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

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

張左右翼

而踵其後

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

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

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

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

汝種族

此史家以華言譯胡語而筆之於史也胡嶠入遠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

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歐史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朔月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西樓門屋皆東向薛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場音亦種章勇翻

因躍馬奮

撾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

撾側爪翻陳讀曰陣下同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

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

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

環音患射而亦翻塞悉則

翻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于其後

陳于

契丹陳後將夾擊之也一日以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騎兵前進令步兵陳于其後

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

審乃趣後陳起乘之

羸倫為翻趣讀曰促

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

北山去

取古北口路而去卷讀曰捲

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

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

流涕

為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

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

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

殺掠吏民

帥讀曰率下同

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

九域志瓦橋北至涿

州一百二十里涿州北至
薊城一百二十里薊音計
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

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鄉導
鄉讀曰嚮盧龍巡屬諸州為

之殘弊

盧龍諸州自唐中世以來自為一域外而捍禦
兩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并于晉則

歲遣糧援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
力專廣土衆民其心力有所不及也詩云無田甫田維
莠驕驕信矣為于偽翻下
為承誓為為吾請為同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

河朔失守責之

河朔失守事見上卷朝直遙翻

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

亳州團練使

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

冬十月己亥

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晉王還晉陽

自魏州還晉陽王

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

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

城肅清

軍城謂晉陽軍城也

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及給賜

伶人而承業靳之

靳居炊翻吝惜也

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

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

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

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

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為七哥

承業曰

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

唐人凡為人舞人則以錢綵寶貨謝之謂之纏頭俸扶用

翻

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
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
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
何問僕為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

晉王他日卒如張承業之言

王怒顧李紹榮索劔承業起挽王衣

索山客翻挽武遠翻引也

泣曰

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

朱氏居汴李氏名其為賊

若

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

先王謂晉王克用

今

日就王請死閭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

踣地罵曰

毆烏口翻
踣蒲北翻

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

言閻寶
背梁降

晉晉不殺
而寵貴之

曾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自容邪曹太夫

人聞之遽令召王

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
劉夫人不可得而令其子

王惶恐

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

忤五
故翻

必且得罪于太

夫人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

肯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

張承
業于

時官特進意亦晉
王承制授之也

適已答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

承業第謝之

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未
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其志

幾幾居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

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記盧質嗜

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

間言曰盧質數無禮間古莧翻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

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

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史言張承業不惟能足兵

且能保護士君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

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書晉宮之次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其父成

安人

成安漢斥丘縣北齊置成安縣唐屬相州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

以醫卜

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

淫妬

悍下平翻又侯肝翻

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

上時掌翻

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

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

語牛倨翻

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

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

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

此命咎劉叟于宮門

父且咎之而何有于君異日李存渥之事無足怪也

越主

巖遣客省使劉瑋使于吳告即位

是年八月劉巖稱帝

且勸吳王

稱帝

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

尚書內樞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圓丘

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

貞明元年晉得

魏博兵始窺河上若以破失寨為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

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

魏州

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

見是年七月

諸將皆舊

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

伐岐無功也

唐文展數

毀之

數所角翻

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

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于炭

市劉知俊懼不見容于梁而奔岐懼不見容于岐而奔蜀卒亦不為蜀所容挾虎狼之性而附人人必虞其

搏噬其能容之乎

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壬戌以

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帝論平慶州功

賀瓌平慶州見

上卷上年

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章

事尋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為賀瓌不能拒晉張本

戊辰晉王

畋于朝城

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

十里至河是日大寒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

三千成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

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

陸佃曰葦

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葦即今之荻一名葦葦之未秀者也至秋堅成謂之葦葦葦小而葦大字說曰蘆謂之葦其小曰葦葦謂之葦其小曰葦葦強而葦弱葦高而葦下塞悉則翻四面進攻

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于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

藩侯

先悉薦翻

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

宣陵

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陵

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

劉鄩敗見上卷

二 年 公私困竭人心惴恐惴之睡翻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

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勅敵謂晉也勅渠京翻乘

輿豈宜輕動乘絕證翻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晉書曰郊祀者帝王之重

事所以報本反始也帝不聽已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

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扼汜

水謂扼虎牢之險也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從才用翻帝惶駭失圖

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甲戌以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

留守 是歲閩王審知為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

越主巖之女

為于偽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

蜀改國號見上卷二年

帝至大梁

自洛陽還至大梁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

晉拔楊劉楊劉

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

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

上時

掌翻喪息浪翻

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

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

量音良

先帝之時奄有河

北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

謂夾寨柏

鄉蔣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

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

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

開平元年晉王存勗嗣位于今十一年

攻城野戰

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

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

逐寇讐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

黎衆也

別求異策

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驚怯

驚音奴

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

才乞于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恣望帝遂不用

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

袁吉之兵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

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賴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

于水道故舟行無礙
注詳見辯誤賴音紺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

好呼到翻

樂五
教翻

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

之聲

蜀蓋倣長安之制
附夾城為諸王宅

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

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

也

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六十八卷
乾化二年惡烏路翻去羌呂翻

信王宗傑有才略

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

主深疑之

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

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

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謝彥

章梁之騎將也懼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幽并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自古然也彌音彌彥章

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于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

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于晉降戶已亥蜀主以

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東西兩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

兵也東路出寶雞西路出秦隴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元帥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

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資王 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
卷乾化元年復扶又翻

己酉以吏部侍郎蕭頊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

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郿延

太祖改保塞軍

為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
兄也兄弟並鎮今併為一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趙光逢告老已已以司徒致仕

蜀主自永平末

梁乾

化元年蜀改元永平梁
貞明二年蜀改元通正得疾昏瞶

瞶莫候翻

至是增劇以北

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

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

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

即謂張格令諸公署表時事

若其不堪大業可實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

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

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宸久典禁兵參預機

密欲去諸大臣

去羌呂翻

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

日至朝堂不得入見

見賢遍翻

文宸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

伺蜀主殂即作難

伺相吏翻難乃旦翻

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

偵察外事

偵丑鄭
翻伺也

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聞

入言文展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

蜀置天策府見上卷乾化四年

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

將罪唐文展先奪其判六軍事

唐文展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

展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

潘炕亦蜀主所親任
者也入堯樞密出居

方鎮炕

苦浪翻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

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

宋光嗣丁酉削唐文展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

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

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

唐制樞密使本

用宦

及唐文展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

蜀主本許州舞

陽人其諸將亦多許人

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

者始用事

為蜀以宦者亡張本

六月壬寅蜀主殂

考異曰北夢瑣言云余聞宗

弼親吏王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展與徐妃張格陰謀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寘毒建疾困大臣魏弘夫等

請誅文展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吁而逝劉恕按舊史貶文展

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疑曹癸卯太子即皇帝位

名衍字化

源建幼子也

尊徐賢妃為太后

衍母也

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

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宸王保晦命西面招討

副使王全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于秦州

貞明二年蜀主遣唐

文裔伐岐遂鎮秦州

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吳內

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

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

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

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

劔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

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

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著于譜按歐公之時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于二三十年之後乎今台州有魯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台州為德化軍洵乃雄吏時為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巖縣永寧江有洵于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屬城但有**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妓渠德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

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

長知兩翻謂年已長也

或有子不

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

為于偽翻知訓怒

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

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鶡總角

弊衣執帽以從

優人為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髻角弊衣如僮奴之狀謂之蒼

鶡從才用翻

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

上彈徒旦翻下

彈徒丹翻

又嘗賞花于禪智寺

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城東寺前有橋跨舊官河

知

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

悖蒲沒翻又蒲妹翻

四座股栗左右扶王

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槌殺王親吏

槌側瓜翻將

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

徐知誥

以知誥養子也

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

為徐知諫附于知誥以奪

知詢金陵張本

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

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

足

躡尼軌翻

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刀彥能

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于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

及告

還從宣翻又如字還告知訓以追之不及也余謂楊渥徐知訓之于知誥皆知所惡者也

平盧

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

知訓

妓渠綺翻

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

上惡鳥置靜淮軍于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

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幄夏貯于幃

貯丁呂翻幃徒到翻今之葛覃紗罩是也又直由翻唐

韻曰單帳也冬貯于幄欲其煖也夏貯于幃既欲其涼

且隔蚊蠅以養人者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

養畜可謂愛之過矣別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

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拜之路振九國

志瑾妻陶氏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踣蒲呼

雅之女也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

解縱之馬相蹄齧

庶周甫翻蹄大計翻齧魚結翻

聲甚厲以是外人莫

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

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

從才用翻為子偽翻下吾為翻王

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

與瑾同姓因呼之為舅

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

挺劍將出

挺待鼎翻拔也

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

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

翟虔徐溫親將也使之防衛吳王翟直格翻折而設翻

顧

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

任音壬剄古頂翻

徐知誥在潤州聞難

揚潤夾江相去五十餘里難乃旦翻

用宋齊丘策即

日引兵濟江

考異曰吳錄九國志徐鉉江南錄知誥死知誥過江皆無日江南錄曰先主聞亂

即日以州兵渡江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誥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

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

揚州撫定吏民按揚潤相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按徐知誥勉就潤州以俟變本宋

齊丘之策也事見上卷三年

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

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滅其

族

沈持瑾之殺知誥也

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

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

陵

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

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

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

賀伏壯士于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 壬戌晉王

自魏州勞軍于楊劉

勞力到翻

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

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

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

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

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

前書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河陽徙匡國

也陳讀曰陣帥讀曰率

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

鼓譟復進

復扶又翻

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

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

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

勝此謝彥章之所敗也勝音升

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

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唐文宸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

張格附唐文宸見上三年

或勸格稱疾俟命

禮部尚書楊玠自恐失勢謂格曰

玠方貧翻

公有援立大功

謂草表使諸公請立宗衍

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玠為榮

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

尋再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于合水鎮

九域志邛州蒲江縣

有合水鎮

令茂州刺史顧承鄆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

姓欲全之謂承鄆母曰戒汝子勿為人報仇

鄆于建勗為于偽勗

他日將歸罪于汝承鄆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鄆罪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王宗

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

洮土刀翻

宗播為臨穎王宗裔

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

自典午度江以來江左以琅邪之王

為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琅邪

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

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

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

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

希指迎合也

蜀主寵任之蜀由

是遂衰

有政事則國彊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可不戒哉

吳徐溫入朝于

廣陵

自昇州入朝

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

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

乃命網瑾骨于雷塘而葬之

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

責知訓將

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

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

判府事

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

陵即代知訓執吳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

政至此方除官耳

練事代知誥也

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

朝直遙翻

自餘庶政皆

決于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

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

年以前逋稅

梁既篡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為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

是年以後其逋者徵之

餘俟豐年乃輸之

謂天祐十四年逋租也

求賢才納

規諫除奸猾杜請託于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

無不悅服

史言徐知誥之資悍下罕翻又侯旰翻

先是吳有

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

先悉薦翻

齊丘說

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弃本逐

末也請蠲丁口錢

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丁錢即漢世算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

也漢四年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

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
年輸錢止于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
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
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為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
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
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
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年之
役也唐制成丁而就役不役則計日收自餘稅悉輸穀
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說式苗翻

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

以直千錢之物當稅額之三千

或曰如

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

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

曠土空曠不耕之土

桑柘滿

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

宋齊丘為徐知誥謀

奪徐氏之政使溫知之豈特惡之而已蓋齊丘之為人輕佻褊躁溫以此惡之耳惡烏路翻

以為殿

直軍判官

殿直使之入直吳殿軍判官行軍判官也

知誥每夜引齊丘于水

亭屏語常至夜分

屏語屏左右而與齊丘密語也水亭則四旁空闊無耳屬于垣之虞夜分

夜半也屏必郭翻

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

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

去屏障所以防左右隱蔽其身而竊窺者

去羌

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

久不下

是年二月吳攻虔州

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節度使

劉信為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

幾居

譚全播求救

于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為西南面行營

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

統軍使吳越所置官

楚將張可求將萬

人屯古亭閩兵屯鄆都以救之

雩都漢古縣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七

十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

啓闕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兩

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

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湖

侵蘇湖以牽制

吳越救虔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

按九域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十

里移兵屯汀州

示將救虔也

晉王遣間使持帛書會兵于吳吳人辭

以虔州之難

間古覓翻難乃旦翻

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

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

沼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

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

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

兵莫難于用衆是舉也晉兵先敗周

德威父子死焉晉王特

危而後濟耳蔚音鬱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

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

興

少詩照翻
間古莧翻

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

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史言王宗鼎為
保身之謀而無

維城
之助

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好呼時嬖倖用

事多求賂于萬進

嬖卑義翻
又博計翻

萬進聞晉兵將出已酉遣

使附于晉且求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

置使將兵討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
已酉張萬進歸欵薛史末帝紀貞明五

年三月癸未削奪張守進官爵命劉鄩為制置使十月
下兗州族守進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五年冬拔

其城劉鄩傳五年萬進反冬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為據今以莊宗實錄列傳為定

甲子蜀順德

皇后殂

周氏蜀主建正室也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

是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蒞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

朱光

葆當作宋光葆蒞音蘊

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

諫不聽

周庠與蜀主建同起于兵間歷事多矣

是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

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

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從才用翻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

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

還從宣翻上時掌翻麻家渡蓋

在濮州界

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

凡言相持不戰度其力未足以相勝而各伺其勢之有可乘者也

晉王好自引輕騎迫

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

好呼到翻挑徒了翻窘巨隕翻

賴李紹榮力戰

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

命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王

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

奈何自輕如

此王突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

居帷房以自肥乎

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鎔志守祖父業自養而已晉王則至于滅梁

以雪讎恥者也及梁既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為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房自禍也一旦

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

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

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為

子偽翻下王為之同陳讀曰陣

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

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

子妨人戲

以戰為戲何晉王之輕也至聞嗣源入大梁又何其衰也歟伺相吏翻

王以數

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于隄下王引十餘騎

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

重直龍翻

王力戰于中後騎繼至

者攻之于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

存審之言為忠

史言晉王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存審援兵

之力謂老子妨人戲可乎

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

楚將張可求于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

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

虔州之勢孤矣詮且緣湖

梅山蠻寇邵州

梅山蠻居邵州界宋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五十里

楚將樊須擊走之

九月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

令王宗弼蜀主許之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

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

說式芮翻質音致還

從宣翻又如字

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

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

劉信本鎮洪州南江

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處之兵十倍于處人

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

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

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

重直龍翻

相賀而去聞大兵再

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史言徐溫既能御將

又能料敵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

于永陵廟號高祖 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劉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

兵皆潰

果如徐溫所料

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

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

光稠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為之而亡

吳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領百

勝節度使先是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絕

吳越

自虔州道入貢詳見上卷二年今虔州入于吳故道絕先悉薦鬪

始自海道出登萊抵

大梁

此即閩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閩為近耳

初吳徐

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

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

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統其子渥隆

演嗣位皆宣諭使李儼承制授之

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儼可求

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

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

曰

說式芮翻

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

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

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

復扶又翻

參總

庶政使草具禮儀

草具建國儀注

知誥知可求不可去

去羌呂翻

乃

以女妻其子續

妻千細翻其後嚴續遂相南唐

晉王欲趣大梁

趣七俞翻

下同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

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

自麻家渡進兵逼行臺村

初北面行營招

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

與已齊名

史言賀瓌忌能以誤國事惡烏路翻

一日瓌與彥章治兵于野

治直之翻

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于

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

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留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

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賀瓌欲決勝負于一戰瓌益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間矣蹉七何翻跌徒結翻

疑之密譖之于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

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

裕以謀叛聞

誣謝彥章等以謀叛聞奏于上

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

也

梁之騎將皆死獨王彥章在耳

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

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

賀瓌為之請也

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

將即亮翻

帥所類翻

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

國都謂大

梁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

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

謂殺謝彥章也

其

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

徼一遙翻

不從戊午下令軍中

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

趨七喻翻

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

萬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賀瓌聞晉王已西

自

臺村趨大梁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
為自東徂西

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

胡柳陂在

濮州西臨濮縣界

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

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

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

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

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

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

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

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

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

至不擊尚復何待

復扶又翻

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

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

重直用翻為于偽翻殿丁練翻

即以親軍

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

晉王既先出周德威若不以兵從之則為

顧望不進此誠有不得已者矣史言其心

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

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

陳讀曰陣下同帥讀曰率

衝

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

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

梁之騎兵先敗走趣七喻翻下同

晉

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

晉輜重見梁騎兵西嚮謂其來犯故驚而潰

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

藉怒夜翻

周德威不能

制父子皆戰死

陳既擾亂周德威雖勇一夫敵耳

魏博節度副使王緘

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

王據高丘散兵至日中軍復振

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

振復振者言其師徒已撓敗復振迅而起也

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

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

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

紛紛而下遂奪其山

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既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丘何

翻

日向晡

晡奔
謨翻

賀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

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

詰去吉翻
復扶又翻

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

濮陽

言王彥章所領騎兵已敗而西去

山下惟步卒

山下謂土山之下此即指言賀瓌陳

于山西之兵

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

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

謂周德威之兵喪敗

若復引退必為所乘

復扶又翻下同

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

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

斷丁亂翻

王之成敗在此

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

晉言

大舉而敗退梁兵乘勝度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

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

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

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

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

擐音宦

曰賊大將已遁

大將指王

彥章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

盧拉

合翻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

誤計

為于偽翻
幾居依翻

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

呼火故翻

諸軍

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

人于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奔

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

帥讀曰率
幾居依翻

裝證之曾孫也

胡證

在唐歷事憲穆位通
顯家富于財證音正

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

不能振

此所謂俱傷而兩敗也
喪息浪翻下喪吾同

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

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

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

晉王悔不用周德威之言致
其戰死故罪已而擢其子嵐

盧舍

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撓奴教嗣勢屈為撓不

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度河矣

以當作已

嗣源遂乘冰北度

將之相州

欲自相州歸邢州相息亮翻

是日從珂從王奪山

謂奪土山也

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

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

里按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即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

郭者也

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于濮陽王不悅

曰公以吾為死耶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

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初契丹

主之弟撒剌阿撥

撒剌阿撥山割翻刺來葛翻

號北大王謀作亂于其國

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

數所具翻兄弟而之親如手如足

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暮年而釋之

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

帥讀曰率

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

為刺史

官之為刺史而不釐務

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晉軍至

德勝渡

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

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

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

此亦

晉之散兵也

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

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

成軍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于德

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

唐澶州治頓丘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

及頓丘縣于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

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

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王巖立越

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

巖逆婦于楚見上卷元年

三月丙

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

擊岐度渭水

此實雞渭河也

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分兵戌興元鳳州及威武城

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也

戊子

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蜀主奢

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于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

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

勝音升

仗內教坊使嚴旭强

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

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

令縣令錄事

參軍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史言蜀朝政濁亂

晉

王自領盧龍節度使

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大鎮士馬彊銳故自領之

以中門

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

以宦者代功臣失之矣

紹宏宦

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

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

治直之翽王

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

倜他秋翽

臨事敢決王寵

待日隆

郭崇韜由此佐晉王滅梁

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

罪

吳珪薛史作吳
洪先悉薦翻

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

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為郭崇韜德孟知
祥薦之帥蜀張本

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

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

洲擊吳

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沂江而入以擊吳
帥讀曰率下同艦戶黥翻艘蘇遭翻

吳遣舒

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

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

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

子禮以金繼土

唐土行也吳欲繼唐故言以金德王

臘用丑改謚武忠王

曰孝武王廟號太祖

楊行密初謚武忠王

威王曰景王

楊渥初謚威王

尊

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

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

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

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

吳都廣陵故謂揚州為揚府

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

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

前中書舍

人蓋唐
官也

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

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

之孫也

敬之楊憑
弟子也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

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

今通州靜海縣南五
里有狼山山外即大

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
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

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

避之既過自後隨之

自後隨之則風為傳瓘用
陳侯瑱破王琳亦如此

吳回船

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

胡

田翻船
邊也

傳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血

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

漬疾智翻踐慈演翻僵居良翻

傳瓘因縱火焚

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

創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

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

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稟筆錦翻給也

賀瓌攻德勝

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

睨戰格如城狀

竿才各翻竹索也艨艟即蒙衝戰艦也城上短垣謂之睥睨睥匹計翻睨五計

胡橫于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

斷音短

晉王自引

兵馳往救之陳于北岸不能進

陳讀曰陣

遣善游者馬破龍

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

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

建及曰

李建及即王建及時為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為養子

後復姓王故史或書李建及或書王建及

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

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

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

被皮義翻操七刀翻

帥之乘舟而

進

帥讀曰率

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

斧其竹竿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

木甕蓋即

用韓信舊法漢書注所載者為之操七刀翻甕於耕翻

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

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

環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

德勝至濮州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

環退屯行臺村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成

離力智翻

五月丁卯朔左散騎軍使王承愕承勲承會違命

蜀主皆原之

散悉但翻原者赦其罪也

自是禁令不行楚人攻荆

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

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

帥讀曰率下同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里瀏

力求翻又音柳趣七喻翻

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

自鄂州以

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汧漢而上

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引

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月吳人敗吳越兵

于沙山

敗補邁翻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

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

下海門出其後

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遶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

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之東洲

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

治直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

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

息俄頃疾稍間

問如字

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

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瑾

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

復扶又翻敗補遺翻下同

陳璋敗吳越于香

礪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

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

霍丘之役陳紹之功居多溫不討其外叛之罪

而念其功故初衣錦之役

見二百六十八

吳馬軍指揮

復使之典兵

卷乾化三年

曹筠叛奔吳越

指揮之下當有使字

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

使告之曰

間古其翻

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

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

數所具翻

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

而卒

史言徐溫能御將

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

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

躡尼輒翻

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

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

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

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

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

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

易以豉翻戢則立翻

枕職任翻樂音洛史言徐溫能保勝安民

多殺何為遂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越

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

勝音升史言錢鏐亦能結

士心以保其國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尚也

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

之請

偽翻為于

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

鏐自少在軍中

少詩照翻

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

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言枕

或枕職任翻記少儀茵席枕几頰鄭氏注

曰頰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別言頰頰是頰發之義故為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令歌

而寤名曰警枕彼豈知有禮記注疏哉英雄之心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闇與古合有如此者置粉

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

比必利翻及也

或寢方

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

外以警直更者

直更者即持更之卒也更工衡翻

嘗微行夜叩北城門

吏不肯啟闕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

召北門吏厚賜之

史言錢鏐之公勤皆所以保其國

丙戌吳王立其

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濟為新安郡公澈為

都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晉王歸晉陽以巡官

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眾請省

其數

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省所景翺減也

王

怒曰孤為効死者設食

為于偽翺

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

河北帥孤自歸太原

帥所類翺

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

執筆逡巡不為

逡七倫翺

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

請未至大過

大讀曰太

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

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

韜入謝王乃止

初唐滅高麗

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智翻又力兮翻

天

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又聚衆據開州稱王

眇僧僧之眇目

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為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溪右山眇彌沼翻考

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大封國

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八月乙未朔宣義

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賀代

瓌也瓚

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立遇

晉兵而旋

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退旋與還同

璜為治嚴令行禁止

治直

吏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

據德勝上游也

夾河築壘運洛陽

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

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

鐵牛石圉

竹竿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圉所以繫竹竿圉區倫翻

我皆無之何以能

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

人服其智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

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于吳

無錫之戰吳越兵收走徐溫不窮追講和之計

固已定于胸中矣 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

十餘年

史言息兵之利是時吳有楊楚泗滁和光黃舒
蘄廬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江洪撫

袁吉慶等州

吳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

遺唯季翽王下况翽

鏐不從

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

王鏐討之

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

鏐雖受命竟不行

受命者不逆梁之意

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

吳廬江公濠有材氣常

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為濠見殺

張本惡烏路翽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